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己三

宋鶴林彭耜纂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顏濱蘇轍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晉秦始皇漢武帝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明則人報之幽則天報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人報之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報之也

劉繩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故孔子對衛靈公之間則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葉夢得曰古之善用兵者委天下而民從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知禍之端不在我非以是爲強也

黃茂材曰使其勝之事且好還況有不勝者乎

程大昌曰課其酬復其斃人乃以自斃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御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

故有凶年

顏濱蘇轍曰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殺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黃茂材曰師之所處田事廢故荆棘生大軍之後和氣傷故有凶年兵之爲人害如

此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焉

御註曰以強勝人是謂凶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兵之害物也人神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

則爲禍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強天下若爲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猶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矣顏濱蘇轍曰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用兵者不過勝而已故曰善者果而已果者勝之辭也

程大昌曰果似強而非強強以力果以理揆之以理而不可已乃斷然奮行無能沮過之者是之謂果若理未可動雖兵力百倍亦不輕舉此果者所以不肯爲強也老子之論兵也慈哀恬澹如不欲有兵然則敵之至殆將不忍與鬪而以何立國故此章論果凡其開許用兵者惟此一路也其曰不敢以取強焉言善其事者一果之外勢可以強亦不敢爲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穎濱蘇轍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程大昌曰矜者自揚其能也伐者自夸其功也驕者謂敵為不足畏也此三者皆出於嘗戰而勝乃始有之故從而戒之曰果

可為也矜伐驕皆不可為也兵家之語曰難與處敵而有識者則又曰有道之主能持勝皆慮其狃勝而銳於自恃則向焉追不得已之果遂將轉而入於怙力之強也

故老氏遂以為戒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

老以渝用兵壯武則雄力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夫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是知不如早止也故義兵王

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治身

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穎濱蘇轍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

老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道貴於生兵戰殺傷是謂不道既知戰非保生之道早已謂宜早止

黃茂材曰兵強者必敗物壯者必老皆為非道不能長存

程大昌曰使哀詔而棄輪臺在未築朔方之前則文景之富庶不虛耗矣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御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

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穎濱蘇轍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達真子曰佳兵者兵之善者也佳兵者不祥之器言其驚異於常矣以佳兵驚異於常雖飛潛竄伏之物猶且惡而避之而況

有道者乎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羨也若羨公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註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恬淡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

雖勝猶不足以為善勝而為善者樂致人於死矣此所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

用兵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人言兵豈不惡之指為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曰易以師為妻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妻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左為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為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山

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

也我則有婦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夫

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

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兵行即殺非喪

者何葉夢得曰易以聰明散智而不殺者謂之禍乃甚於盜賊敵國故此凡三致意焉皆戒於用兵而不及於盜賊敵國然則有道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悅又何慮於外物聲色之慾有以害吾也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顏淵蘇軾曰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歛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糲糠可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常無名矣名者强名之

也樸者道之本而未散者也小者至微而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樸散則為器器則雖聖人足以為官長而已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陸佃曰樸者藏於無名之域而與神明居

者何葉夢得曰易以聰明散智而不殺者謂之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告之曰子為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亦不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涑水司馬光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與造化遊所以為天下貴者也。豈復有加之者哉？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者，萬物之主而萬物之所視而效者也。苟為寄於萬物之上而守之以無名之樸，則萬物將自賓而人與天地之和應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所謂天地之和而人莫之令，而自均。所謂人和也。夫惟以道致平而人與天地之和應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朴非器位，名數無上下之定分。先於品物，故不能臣之。若能抱朴守真，無為拱默，萬物自服。天地交泰，甘露乃降。和之至也。甘露效祥，人莫能使之而然。上下交感，陰陽之氣自和矣。

○清源子劉驥曰：道之真常，天地之始造化之先，不可得而名。故謂之樸。樸以喻道之大全，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雖覆載天地，彌滿六虛，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可謂眇乎小哉！故言樸雖小，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窮乎冥乎難測，難識。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故天下莫能臣。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而勿失，與道為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者，天地之和氣也。人莫之令，而自均，出於自然也。

○黃茂材曰：樸亦道也。道無名，謂之樸。皆強名也。域中四大而道為先，孰能臣之？古之侯王，無有不知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

○程大昌曰：雨之與露，皆天地交感之氣而澤之所被，均與不均，則不同也。東州之滂西州之曠，通天下觀之，未嘗或能周徧也。此固不得不云交感。若夫露也者，不與雨同矣。無遠無近，無希無驟，亘四時有之，雖甚旱而澗谷皆竭，其莫夜之滋濡，厭浥輕者也。故老氏取象於均，而求原於合也。

○朱水司馬光曰：聖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勿令滋彰。

○顏淵蘇轍曰：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臨川王安石曰：名者，非道之本也。以其始有所制，則於是有名矣。論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其有所制也。故名隨之。故曰：始制而有名，有名矣。不止，則用有時。而

不殆。

○碧虛子陳景元曰：始者道也，無名也。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謂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名器者，亦蓋為王者之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竭身有時而殆故堯老而舜攝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王雲曰名迹既立則名將遂而不反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漫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而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陸佃曰天下之名吾皆得而有之故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然而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初以無名之朴制於有名之者使高卑不亂名分以定各有所屬遇此已往近於煩細事成息念亦當知其止息矣不盡慮以憂人亦休心而適己息念保身終身不困陳象古曰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清源子劉驥曰體道至此始制有名始謂道也其道能制御有名之物所謂物物而

不物於物也既有其實必有其名雖和光同塵毋近於名而名自彰故名亦既有既有其名若不知止則捨己從人以賣名聲於天下而失其本心知止則恬然自足於內淡然無求於外故不殆

黃茂材曰始制有名自無而始適有也處群有中不知所止將逐物而忘逐其危矣哉故莊子曰吉祥止止

林東曰聖人散樸以爲器因器以制名雖勢所必至又豈徇名而忘樸遂末而喪本故能知止而不至於危殆正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之意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

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顏濱蘇轍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質其所

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流終返於源百慮同歸於道黃茂材曰人之於道如川谷之赴江海無有不至惟其不知道之所在故有橫流絕港之患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闢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人善惡而分別之之謂智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已矣而不自知者也自知而默守之之謂明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矣此可以超乎智之上也

頤濱蘇轍曰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  
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  
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以達外但能  
知人明以照內自靈於身

葉夢得曰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  
性爲智而已智者有別乎外也故見性而  
後爲明則無所不照也

清源子劉驥曰知人則有見於外故曰智  
自知則反於內故曰明

黃茂材曰人之情偶無窮吾之智有限烏  
能自知又能逃吾所知故智不如明  
程大昌曰莊子曰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是而已夫不自見而見彼是得人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則智明之辨

林東曰智則不無於窺伺揣度而明則如  
日月之容光必照者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自勝而不務  
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

恃者力勝已之私以直養而無害

頤濱蘇轍曰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我能  
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勝人者謂有形  
質才力勝已謂能勝於情欲性正而神強  
陳象古曰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强行  
於內者也明則省已無遺強則進道有漸  
葉夢得曰自勝者克己勝人者未必克己

爲有力而已故克己而後爲強強則無所  
不敵也

清源子劉驥曰智足以知人則能勝人而  
不爲人物所惑故曰力明足以自知則能  
自勝而不爲情欲所使故曰強

黃茂材曰有力者可以勝人力所不及烏  
能勝人吾能自勝不與物爭強莫甚焉

知足者富

碧虛子陳景元曰謂止其欲也

不

頤濱蘇轍曰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  
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撓不足之心以處之  
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貧若富也  
富不在于多也

陳象古曰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爲

葉夢得曰求富者終無已也苟以爲足則  
單食瓢飲亦可以爲富矣

清源子劉驥曰既有勝人之力又有自勝

之強則知取足於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其  
有萬不同之富何以加焉易曰富有之謂  
大業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人而知足其用無窮故謂  
之富

強行者有志

御註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强行者謂勤而行之也

十三

頤濱蘇轍曰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  
能奪其志也

能

行者有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道雖遠强行不息曰進曰近不覺與道混而爲一凡有

志者無事不集

黃茂材曰自強不息所以體天行健非有

志者孰能之

林東曰有志於行則凡物莫能奪其志而自強不息之效可與天同其健

不失其所者久

御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

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凍水司馬光曰得所則安

穎濱蘇轍曰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外安其分內存於道未有不久者也

陳象古曰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

葉夢得曰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

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猶有在

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安之  
孰不可爲久者所謂道方久也  
黃茂材曰新故相代變化不停吾能不失其常故吾往而新吾至是爲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曰生有所生萌死有所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道半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

凍水司馬光曰身沒道存

穎濱蘇轍曰死生之變益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死而不亡者無異於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王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也

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蓋道養形之人雖形體萬

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

陸佃曰言死生之未始有異也夫唯死生

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有真者雖死不滅也又曰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骸有極妙者

長存

陳象古曰死不可免形氣漸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因自知勝知足強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爲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所可同日而語

清源子劉驥曰四肢百體將爲塵垢死生終始將爲晝夜以其入於不死不生而死生無變於己故死而不亡者壽非深造於道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夫如是又烏有死生哉

本來子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